

2016

· 冬季号 ·

China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主编 巢乃鹏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第 11 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冬季号 ·

China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tudies

主编 巢乃鹏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第 11 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第11辑, 2016. 冬季号 / 巢乃鹏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305-20005-2

I. ①中… II. ①巢… III. ①计算机网络—传播学—中国—文集 IV. ①G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7097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 名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第 11 辑, 2016. 冬季号
主 编 巢乃鹏
责任编辑 韩 雪 张 静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17 字数 303 千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20005-2
定 价 48.00 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鸣谢 ★★★

中国新媒体传播学年会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中国网络传播研究. 第 11 辑, 2016. 冬季号》

主办机构

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中心(CMCRC)

中国网络传播学会(CCCA)

协办机构(按拼音排序)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香港浸会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

中国传播学会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

编辑顾问委员会(按拼音排序)

陈韬文(香港中文大学)

邓炘炘(中国传媒大学)

董天策(暨南大学)

段京肃(南京大学)

段 鹏(中国传媒大学)

高 纲(中国人民大学)

郝晓鸣(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何道宽(深圳大学)

何 舟(香港城市大学)

洪浚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黄 煜(香港浸会大学)

柯惠新(中国传媒大学)

李秀珠(台湾交通大学)

李 岩(浙江大学)

刘丽群(武汉大学)

闵天洪(国新办互联网新闻研究中心)

潘忠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秦 州(南京大学)

宋昭勋(香港树仁大学)

吴 玫(澳门大学)

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

吴筱玫(台湾政治大学)

熊澄宇(清华大学)

殷晓蓉(复旦大学)

翟本瑞(台湾南华大学)

张咏华(上海大学)

朱 立(台湾政治大学)

祝建华(香港城市大学)

编辑委员会

主编:

巢乃鹏(南京大学)

编辑委员(按拼音排序):

巢乃鹏(南京大学)

杜骏飞(南京大学)

金兼斌(清华大学)

李永刚(南京大学)

彭 兰(中国人民大学)

杨伯淑(北京大学)

钟 瑛(华中科技大学)

编辑(按拼音排序):

王成军(南京大学)

温乃楠(南京大学)

袁光锋(南京大学)

朱江丽(南京大学)

本期编辑助理:

刘 璐 王东丽(南京大学)

秘书处:

南京, 汉口路 22 号,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邮政编码: 210093

电话: 86-25-83593551

电邮: cmcrc@nju.edu.cn

网址: <http://zwcy.cbpt.cnki.net/>

目录

【专题：网络语言研究】

空间的嵌入：技术变迁中的网络语言日常化运用	赵呈晨	003
亲密错位：青少年网络语言使用及其人际关系泛化研究	徐 鹤	021
技术的逻辑：青少年网络语言研究的路径转向及范式突破	张约翰	045
“圈层化传播”：青少年网络语言的互动聚合机制研究	朱沁怡	067

【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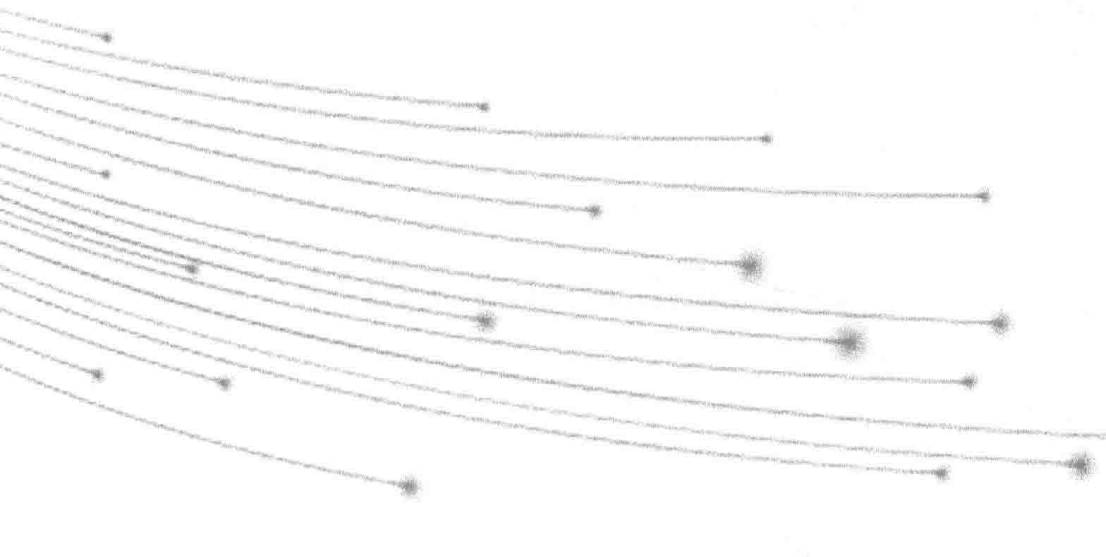
跨越数字鸿沟：互联网接入的结构性制约及其超越		
——基于混合方法的研究	王 润	085
HTML5 广告的消费者体验对品牌态度的影响研究		
刘 超 辛嘉坡 谭燕雯 盘荣健		105
多元化与可治理性：互联网政治视阈下黑客研究的向度	曹小杰	120
台湾 2016 年选举中三大候选人脸书传播策略及网民动员的对比研究		
莫 莉 叶凤琴		139
两岸数字公共领域：增进文化认同的重要场域		
——以“帝吧出征 Facebook”事件为例	谢清果 祁菲菲	159
媒介逻辑如何影响环境维权进程？		
——基于 2007—2016 年间 53 起事件文本的统计分析	郭小安 尹凤意	178
基于社会化媒介的环境传播与伦理责任探析	黄娟娟	192
儿童电视观看行为与肥胖现象的相关性研究		
——基于 Meta Analysis 的数据分析	黎 斌 张冉妮	205

【研究生专栏】

中国社交媒体研究——基于 CSSCI 与 SSCI 期刊文章的内容分析		
常 博 邓丽瑶 蒋斯麦 张天吉 温乃楠		217
游戏直播用户使用行为研究		
——以大学生为例	王邹红	233

【媒介经验】

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平台建设评价研究		
——基于 5 种图情类期刊的实证分析	张夏恒 冀 芳	249



专题：网络语言研究

N E T W O R K S U B C U L T U R E



空间的嵌入：技术变迁中的 网络语言日常化运用^{*}

赵呈晨^{**}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摘要】 网络语言是随着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一种语言形式，这一语言来源复杂、形式多样、语义丰富，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网民进行了调查，探讨互联网发展下的网络语言日常化历程。研究发现：随着互联网发展，网络语言的跨平台运用行为从偶尔变为常规。网络普及初期，网民的日常活动是上网聊天，因此网络语言作为稀缺术语成为网民群体间的一种暗号；在社交网络时期，网络平台日益丰富，网络语言逐渐变为日常生活中的元素；在“互联网+”时代，日常生活基本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平台无处不在，网民开始无意识地使用网络语言。这表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网络语言的传播空间，重构的传播空间在变迁中使网络语言实现跨平台流动，最终使网络语言嵌入日常生活，实现日常化运用。

【关键词】 互联网；网络语言；日常化；空间的嵌入

The Space Embeddedness; the Routinalization of the Internet Language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Internet language is a form of language that produced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is language has many sources, forms and semantics, and can be seen everywhere in daily lif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ternet users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tive observation methods, and explores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development on the daily Internet languag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rom the vertical perspective, the cross-platform-use behavior of the Internet language has changed from occasional to regular.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Internet popularization, chatting online is the daily life of the Internet users. Therefore, the Internet language, as a scarce term, becomes a sign or a kind of secret language for the Internet users.

^{*} 【项目基金】2014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传播学视野下的青少年网络语言生活方式研究”（14AZD083）、江苏省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网络语言传播与青少年亚文化研究”（14WTA007）。

^{**} 【作者简介】赵呈晨，1990 年，女，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通信地址：南京市龙蟠路 159 号，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10037，15195806832，njuzhcc@126.com。研究方向：传播与社会、新媒体传播。

In the social networking era, the Internet platform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bundant, and the Internet languag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element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Internet+" era, the boundaries of online and offline become blurred, daily life is basically digitalized, and the Internet users begin to use the Internet language unconsciously.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expanded the communication space of the Internet language. The reconstructed communication space is making the Internet language flow across the platform in this change, and ultimately promotes the daily use of the Internet language.

Key words: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language, routinalization, space embeddedness

一、引言：关注网络语言的演变历程

网络语言是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语言形式。20世纪末期,中国开始正式加入互联网家族,21世纪初,中国全面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的普及催生了一大批网民,网络语言也应运而生。现如今,日常生活中到处都能见到或听到创新的、个性的、幽默的网络语言。

对于网络语言这一概念,学者们也各执己见,从宏观、微观、社会方言、媒介语言等角度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网络语言的相关论述从2000年开始出现,直至最近几年才有了相对完善的定义。但无论人们对网络语言做何种定义,都离不开以下3个重要层面: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带来的专业术语、与网络文化现象相关的术语以及计算机交流技术带来的话语方式。

网络语言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的变化,近二十年,中国互联网发生了巨变,可以说几乎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网络语言也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初始阶段、探索阶段以及成熟阶段3个发展阶段。不可否认,互联网技术发展对网络语言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影响。

“人民网”“咬文嚼字”“新周刊”等媒体曾对网络语言进行过年度总结。在初始阶段,网络语言表现出明显的技术化趋向。即,网络语言具有键盘化输入特征以及互联网技术特征,如首字母简写、表情符号、技术名词等。随后网络论坛开始成为人们交流信息的重要平台,如“BBS”是当年网民口中常出现的语言,除了技术词汇以外,内行人还有更多的交流“密语”,如论坛的“版主”被称为“斑竹”,论坛的“小号”被称为“马甲”,网民们在用QQ聊天的时候,会用键盘打出“886”“88”“555”。

此后,互联网技术进一步发展,网络语言表现出丰富性及多样化的特征,网络语言发展进入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技术化的网络语言没有消逝,反而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如智能手机出现之后表情符号由标点符号的简单组合衍生为更具画面感的表情包。与此同时,网络语言的表现形式已经不再局限于技术性上。隐喻和讽刺型的网络语言也层出不穷,如“躲猫猫”在其事件发生后被赋予了新的含义,“香菇”也因某网络视频中的方言发音而成为“想哭”的意思。

如今,网络语言已经到达成熟阶段,它也越来越成为网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日常话语。例如,起初“萌”是一种 ACGN 的用语,如今人们已经意识不到其网络语言这一属性。当人们形容无奈的事情时,会优先使用“无语”或者“真是醉了”来表达。当人们讨论“双十一”购物的时候,选择用“剁手党”一词来进行自嘲,从而将“购物”与“剁手”画上了等号,而“光棍”或“单身人士”则变成了“单身狗”。这一系列代名词几乎成了人们日常话语体系中的一部分,人们也会条件反射式地联想到其网络流行语的含义。

纵观时间历程中的网络语言变化,可以发现无论在表现形式还是生产来源层面,网络语言都逐年丰富。1999—2003 年是互联网技术普及与发展的年代,网络语言具有技术化特征。自 2004 年以来,网络语言在技术化的同时,也在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以及网民的“模仿与复制”下逐渐丰富,并且在生活中随处可见。

基于网络语言传播问题,刘国强(2009)、朱晓彧(2014)、白解红(2014)等对网络语言的生产来源进行了探究,曹进(2008)、董海军(2013)、严励(2015)对网络语言的传播过程进行了讨论,隋岩(2015)、王璐(2014)就收编问题进行了探讨。可见传播学领域的网络语言研究多从网络语言产生的社会背景、网络语言的模仿复制、收编这一过程模式出发进行分析。对于网络语言的纵向变迁缺乏系统的解析,实际上网络语言的日常化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变迁,因此,我们应当将网络语言放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变迁的整体图景中进行研究。

因此,本研究将探讨网络语言如何随着技术变迁而嵌入日常生活,实现日常化的,对这一过程应作何解释。文章将从网络语言传播空间的视角切入,研究互联网技术变迁对网络传播变化的作用,探讨互联网对传播空间的作用和意义。基于研究问题,本研究使用质化研究方法进行,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以及参与观察的方法。调查者从 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6 月进行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展开。调查过程中以广大网民为研究对象,其中重点从青年及青少年群体出发,探讨其网络接触历程、网络语言接触历程及交涉群体

中网络语言传播及运用状况。同时,辅之以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访谈案例,从而更为全面地调查网络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嵌入问题。在综合考量被访者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兴趣爱好的基础上,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完成了40项有效而完整的深度访谈,在调查过程中,调查者与被访者始终保持联系。文章遵从现象学和阐释学的传统,以深描的方式呈现,除了对案例的背景信息进行描述以外,还直接引用访谈中被访者的话语,进而对其中提到的网络语言及被访者话语进行分析,通过归纳法处理资料,得出相应的结论。

二、萌芽时期:互联网普及初期的网络语言传播

在20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互联网开始走进普通家庭,网络尚处于普及时期,因此还属于一种奢侈品。在当时的情境下,网络语言就像一种时尚和潮流文化,能够理解并且会使用网络语言的群体被认为是时尚的先锋或社会的精英。调查发现,网络聊天是网络普及初期最常见的上网行为,在此期间,网络语言在网络聊天中得以产生及传播,网络语言的流动范围也难以突破。

1. 使用聊天软件:网络昵称作为个人的身份符号

国内最早的聊天工具是OICQ,随后QQ出现。当时,网民上网常做的事情就是进聊天室聊天,由于网民总数有限,聊天室环境也相对纯净,上网聊天成为一种时尚。

“50后”的李先生就是首批过上网络生活的网民,在20年的网络生活史中,他亲眼见证了互联网和网络语言的发展。李先生是同龄人当中接触互联网较早的,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当时的‘潮人’‘前卫’的人。”在20世纪90年代,上网机会比较多、上网频次比较高的当属网络技术从业人员。相比之下,普通人只能将上网安排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李先生表示当时的生活习惯与现在稍有不同:“上网就好像是一日三餐,如果要上网,每天就要特地腾出时间来。”

上网被视为一种时髦的行为,因此时髦之人也有其时髦用语,网络聊天的昵称就是一种。QQ这一社交软件刚上线时,李先生就在第一时间成了QQ用户,他认为:“QQ号的数字就能暴露年龄,像我就有一个五位数的QQ号。”李先生记得,当时自己的网络昵称叫作“随风”,他说:“这样的昵称也表明了我当时的心境,希望自己的一切烦恼都能随风而去。”

在李先生看来,当时最为有趣的事情就是跟陌生人交朋友,他常根据昵称

和聊天的习惯猜测对方的个人信息：“当年每天都在固定时间跟一个初中小孩聊，他网名叫作‘冬日暖阳’。这种名字在当时特别常见，另外还有‘过眼云烟’‘漫步云端’‘轻舞飞扬’这些四字词语的 QQ 好友。上网的时候，这种昵称就成了我们网上聊天的代号。”

由此可见，在 20 世纪末期、21 世纪初期，上网并不像现在一样随时随地发生。对于一些网络前卫者而言，上网已经是生活中的日常行为，他们会在日常计划中安排上网的时间，并且在网络上互相称呼彼此的昵称，昵称成了网民的网络身份符号，这与互联网普及之前人们的别名、笔名很相似。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提到上网，大多数人会将其与“聊 QQ”画上等号，可见，“聊天”是互联网发展早期人们对上网功能的认知。“90 后”女生菲菲，在互联网初期就加入聊天室大军。自从接触 QQ 以后，她从中发现了网络昵称的乐趣。“90 后”的 QQ 世界跟与他们父辈年龄相仿的李先生则有些不同，他们在网络上更加调皮，昵称的表现形式也更为丰富。“因为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名字不满意，就会利用网上的机会，给自己取代号”，菲菲还特别提起当时起“第二称号”的经历，“QQ 应该是我第一个用的社交软件，我清楚地记得周围同学的昵称都有着明显的特征，简单说就是‘装×’。一些有武侠情结的同学会用‘欧阳’‘慕容’‘若烟’这些名字。”

随后，火星文和键盘符号开始盛行，深得菲菲这代人的心：“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就用过一个非常矫情的昵称。”菲菲试图打出这个字体给我看：“埋葬 de 爱情。”访谈发现，不少“90 后”都经历过这一时期，他们或者他们的朋友中都有使用过火星文的记录，如：“暖祢”是“爱你”、“葬い爱”是“葬爱”。

从互联网普及初期的网民日常生活经历来看，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属于“聊天时代”，而网络聊天的昵称是时代下的产物。网民通过这一方式创造、借用语言形成具有个性特征的网络昵称，这些昵称成为当时风靡的网络语言。尽管不同年龄网友的网名有一定差异性，但在网络聊天时代，个性时尚的网名是一种流行文化，它使网络语言在社交平台上蔓延开来。就像被访者提到的那样，“可能每个人都曾经有一个叫作‘痞子蔡’或者‘轻舞飞扬’的网友”。

2. 行走于论坛中：特定用语作为江湖的规则

网络论坛几乎与腾讯 QQ 同步发展起来，它们包括天涯、西祠胡同、百度贴吧。随后在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下，才逐渐出现了更多细分化的论坛，但论坛文化却一直延续。在论坛的语境中，“斑竹”就是“版主”，“马甲”就是“注册的小号”，“菜鸟”就是“新手”，“楼主”就是发帖子的人，“顶帖”的意思是“通过回复帖

子使其到板块的最上面”，另外“沙发、板凳、地板”这些都代表着回复帖子的顺序。论坛的江湖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有其特定的习俗和文化。

中学时代的小北每周能得到父母的上网许可，因此小北每周末可以关注偶像韩雪的论坛，甚至还在论坛里认识了其他粉丝，粉丝圈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小宁”，不少粉丝的ID名称都用的韩雪的歌曲或者歌词，比如“飘雪”“想起”。在这个论坛里，小北交到不少朋友，同时论坛的语言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自从上了论坛以后，我掌握的都是最新消息，这在班里是很骄傲的事情。像‘顶楼主’‘坐沙发’‘我要留个脚印’几乎信手拈来。”小北表示，这些幽默的拟人化的语言是她在严肃的家庭生活里万万体会不到的，她认为上论坛的那段时间就像进入另一个江湖，“在论坛的世界里能够获得自由，有让人放松的说话方式，也能做真正的自己”。

提到上网经历的时候，小北认为她对上网的兴趣受到邻居轩哥的很大影响。作为独生子女，他们平日里会一起玩耍，共同娱乐。她说：“轩哥应该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因为他早早就有电脑，也有机会打游戏、上网。”轩哥拥有较好的上网条件，每到假期就窝在电脑房里玩电脑，他属于现在的“宅男”，却是当时的“潮男”。轩哥认为：“最早接触的天涯社区和西祠胡同至今难忘，经常会出现八卦帖子，看那些有争议的帖子还有一些人在天涯上连载的小说是我们同学之间的常事，谁要是不知道，可能就是落伍者，当时有些比较出名的账号，‘慕容雪村’好像就是从那里出来的。”轩哥提出：“当几个同学讨论的时候，不上论坛的同学就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上网可以获得更全面的知识。”轩哥回想起上论坛的时光：“哥们之间有时互加好友，给对方的帖子‘灌水’，还可能注册‘小马甲’，用来捉弄朋友。”

从早期的网络生活来看，上论坛是一些人的日常行为。因为论坛上有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朋友，论坛里有连载的小说以及从未听闻的思想观念。网民定期会安排一些时间在论坛里“潜水”，时不时“灌水”，“顶帖”，膜拜“大虾”。当很多具有隐喻的词条逐渐在这种公共的空间传播时，网络语言也变得越来越丰富。可以说，网络语言伴随着论坛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在此过程中得到运用，此后网络语言开始走出网络平台成为线下生活的谈资。

3. 走向线下生活：网络语言成为朋友间的暗号

在互联网发展早期，上网不是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这在当时也出现了信息的断层，不仅仅是不同年龄段的人之间具有差异化，同时，同辈之间也因为上网的经历不同而出现明显的区隔。网络语言甚至成为一种暗号，知晓其含义的人

都是圈内人。

1990年出生的 Lucky 在 2005 年之后才开始真正上网。作为一名网络移民者，她经历了从玩 QQ 到上网看小说、听音乐、逛论坛的过程。Lucky 发现，不少同学开始把网上流行的事情放到班级上讨论了，事实上，同学们在线下对网络内容的讨论，是她不断接触网络新鲜事物的动力。她说：“那个时候班上大多数同学都是认真学习的，很少有机会上网，应该也很少知道新的信息吧。只要有个同学说个什么别人都不知道的明星八卦，好像都很不得了的样子，特别是男生，似乎他们当时就知道更多新东西。”

提到被放到线下讨论的流行语时，Lucky 能够列举很多：“像‘恐龙’这样的词语，我也是从后排男生那边听到的，他们有的时候知道别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会一群人在后面故意评价哪个女生是‘恐龙’。当时还流行‘十三点’，有的最先知道这个新词的男生，就会故意卖弄，问别人你知道‘十三点’吗，别人说不知道，然后他就会说，你这个‘十三点’，其实是‘白痴’的意思。调侃完之后后面一群人就会哄堂大笑，好像他们就是一伙人一样。”

随着论坛的发展，集体性的互动不断出现。这种集体性的场所就像公开的广场一样，在不同人的对话与碰撞之中，网络语言的更迭成为可能。因此也出现了各种像“秘语”和“暗号”一样的网络语言。访谈者们无一例外地遇到过某些尴尬的情境。

Lucky 也经历过尴尬：“高中时候学习生物，老师讲课说到‘蛋白质’，男生们都会哄堂大笑，老师在讲台上不知发生了什么，特别尴尬。”同学们私下里却因为“蛋白质”在网络上“笨蛋、白痴”的意思而起哄。类似于这样的经历很多，除了从网上出来的内涵词，很多同学的名字也成为调侃的对象。“在我们同龄人的名字里，有些词是经常被使用的，比如男生的名字很流行叫‘强’，当时张强是班上的矮个子男生，家人和朋友都叫他‘小强’。小时候倒没有什么问题，直到高中以后，网上有人恶搞，‘小强’变成了‘蟑螂’的意思，这名字也就开始常常被嘲笑。”

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情况下，网络可以说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品，但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品尝到这样的调味品。某些网络语言只是部分群体心照不宣的暗号，好像能听懂某个词或者某句话背后的含义的人，才是同属于一个江湖上的。从那开始，网络语言似乎成为一种追逐时尚的标志。因此，网络语言的传播及运用主要体现在网络聊天的过程中。一方面，网络聊天的昵称满足了网民对新身份的幻想，另一方面，网络世界的新语言和规则也唤

起了网民对自由的向往,同时,网络上的语言还激发了网民的创新思维,从而走向线下生活,走进日常生活,开始进行跨越平台的传播。

三、探索时期:社交网络时期的网络语言创新与流动

社交网络时代实现了网民的日常互动,网络因其“匿名性发言”的特征而成为众人狂欢的阵地。因此,伴随着一场又一场集体事件,网络语言风生水起。调查表明,这一时代的网络语言在对生活事件的评议与争论中掀起了浪潮,生活事件作为一种载体推动了网络语言的发展与创新。一部分网络语言从聊天软件、论坛等平台逐渐蔓延至社交网络平台,一部分网络语言从社交网络中产生。

1. 自由言论:匿名者的口无遮拦与网络狂欢

网络与现实生活的一个区别在于其匿名性。因此在互联网的发展时期,总会不定期出现点击量超高的帖子,内容往往具有吸引力。在热帖的背后,还会创造一些新的网络语言。在对互联网整治前,网络上出现种种乱象,而这些乱象很大程度上因网络的匿名性而起。

网络的匿名性使网民们敢于表达想法。作为微博的忠实用户,小北对网络上的发声很敏感,天灾人祸是网络上常被人们热议的对象。当官方媒体报道某件事情后,总会有一批热衷反驳和评论的匿名网友。之所以会有不少这种匿名评价,也是源于人们对网络信息的不信任。他们常用一种挖苦和讽刺的口吻来进行评论,而匿名发言者却自豪地称自己这种行为为“毒舌”。第一次与小北讨论到关于网络骂战的帖子时,她就提到2013年的动车事故事件。在全民哀悼的时候,令她不可思议的是,针对这样的新闻,网上娱乐、讽刺的段子也不断出现。

被访者小颖是一名八卦大神,也是一个十足的“广场引领者”。在朋友里面,小颖属于万事通。除了社会事件以外,娱乐八卦事件也是小颖的重点关注对象。

“我记得好像有特别多‘周一见’这种曾经红火一时的流行语言,之后就会有各种段子,就好比‘文章一直都是专情的人,因为无论什么年龄,他始终爱着32岁的女人’‘中国的好男人所剩无几了,只剩下了我’。我当时也会跟风娱乐,也会故意发‘汪峰汪峰,你的头条呢?’来调侃他。”

在小颖这一类活跃者的推动之下,就出现了具有多样性的话题。从而塑造

出“上头条”与“周一见”这类网络流行语。在网民不断推进的浪潮中，网络事件被渲染成一种集体的狂欢事件。

小木是一名大学生，他热爱写作，中学时代就写过武侠类小说，初中时他会将小说写在纸上，写完投稿。大学以后，他开始自己运营一个公众号。小木就是一名段子手，他说：“既然生活已经了无生趣了，如果再来一些段子，似乎显得生活单调枯燥，我的段子娱乐自己也娱乐我的粉丝们，现在网上有些段子编得并不是很好，我会觉得要提升一下段子的档次，自己重新写一个。”例如，他曾经编过一个段子，当时南京雾霾严重，他随手就写出：“两人争吵，我深吸一口气，对方不服也深吸一口气，卒。”小木表示，这种段子很受朋友欢迎，有一种莫名的幽默感，其实他表示是为了显示大家的无奈。

其实，当互联网不断发展时，在某一阶段，网民之间互动、交流成为其一大优势。网民通过微博等社交平台建立各种网络好友关系，从而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元素放大，而拥有统一观点的网民很快就会集结成一个小群体。在集体发声的情况下，也同时促进了网络语言的产生，从而使网络语言真正流通于不同的平台。

2. 自我展演：手机依赖症的日常生活

“当个体扮演一种角色时候，他便不言而喻地要求观察者认真对待在他们面前建立起来的印象。要求他们相信，他们所看见的这位人物实际拥有他好像拥有的品性。”（欧文·戈夫曼，1989）换句话说，在某些情境下，人存在表演成分。而在社交媒体的自我展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某些网络语言往往是自我表演中使用或者出现的。

作为一名手机依赖者，小年还把朋友圈作为形象管理的空间。例如，有一段时间去健身房锻炼身体，她总是喜欢在朋友圈打卡，也就是对着镜子自拍一张满意的照片，然后配上一段文字，“女汉子离体重不过百不远啦（认真脸）”。她表示：“我有时候发朋友圈是想表明自己的一些态度，但有的时候就是想秀一下自己的照片，并且让别人觉得我很乐观阳光，想要让他们都爱我。”

不难发现，至少一部分网络发布是为了体现当事人的某种形象的。比如用活泼而幽默的网络流行语来建构自己活泼开朗的形象；用当下最流行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紧跟时代的步伐；用文艺语录来抒发自己的情怀；等等。因此小木也曾表示：“经常感觉到自己在网上和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一类人。”

朋友圈的展示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表现，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一个大舞台，网民们都或多或少都有过表演经历。表演，成为移动互联网阶段人们的日